

《婦女雜誌》研究專號

導 言

一

2000年，在日本東京大學村田雄二郎教授主持下，成立了「《婦女雜誌》研究會」，次年隨即獲得日本豐田財團2001年度的獎助。以「《婦女雜誌》所呈現的近代中國女性研究」計畫，一開始便具有學術性、國際性和前瞻性。把20世紀初葉，商務印書館維持出版十七年（1915-1931）的一本女性雜誌，作團隊深入、多角度研究和討論對象的，是過去沒有過的學術創舉，是一種學術研究經驗，又為日後婦女史長遠研究提供了基礎和資源。這個研究計畫集合了海峽兩岸、日本、韓國、美國等不同國籍、地域的學者，至少七次的聚會和討論，國際學術交流以《婦女雜誌》為橋樑，的確取得令人欣慰的成就。四年之後的具體成果，一是2004年12月中研院近史所出刊的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第12期，即本刊的「《婦女雜誌》研究專號」。二是一本2005年2月在東京面世的日文本論文集：《『婦女雜誌』にみる近代中國女性》。三是該研究會編成的全十七卷《婦女雜誌》總目錄暨索引，將交由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上網，提供學者進一步研究的工具性參考和指引。這些集眾人腦力激發的產品，和女性歷史研究基礎工作的建立，無疑的，將大有助於未來、長遠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的推動。

2003年12月19、20日，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「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」主辦、日本東京大學「《婦女雜誌》研究會」協辦的「《婦

女雜誌》(1915-1931) 所呈現的近代中國」國際學術研討會，應該是促成本誌出版專號的動力。這個研討會雖非所有參與研究計畫的學者都參加，但兩天、十篇論文、七十位學者，發表研究心得、分享研究經驗，題旨鮮明，討論熱烈，取得的共同看法是：在研討會中宣讀的論文不只該出日文本，也該有中文本。提交本刊編委會，取得的另一共識是：日文本固有其審查程序，中文專號論文亦需比照一般論文之嚴格再審查作業，許多論文因此有大幅度的改寫或修正。對本刊而言，向所未有的專號之呈現，尤具推展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的深意。

二

不管在中文世界或非中文世界，有關近代中國婦女史的研究，一直關注幾個重要主題，而這些問題又大體上可以在《婦女雜誌》的十七卷研究中，獲得一些關照。首先，視「婦女」為一社會階層與可能的閱讀大眾，進而創辦專門刊物，雖始於晚清，但論經費上有大出版商支持，又能維持長時間出版的，當推 1915 年由商務印書館創辦的《婦女雜誌》。如果把商務看作民初中國「印刷工業」的龍頭，以書刊作為商品時，其傳播文化的驅動力，仍不可忽視。《婦女雜誌》十七年的出版史中，比較值得注意的事是：一份以女性為對象的刊物，從編者、作者到讀者，卻以男性居多，男性意識主導了內容，陳延媛、江勇振、許慧琦的文章中，提出了共同的想法；Jacqueline Nivard、王政或陳延媛都曾對《婦女雜誌》的階段性，分別由內容、女性主義角度作過分期，她們對 1920 至 1925 年「新文化期」，印象深刻。這樣的說法，其實是對近年學界「截斷傳統、另建新猷」之「五四史觀」否定的再否定，是一種挑戰，此中可能涉及的是古、今學術思想發展「顯」、「隱」主流的分野，似需作進一步討論。

在思想變遷過程中，截然二元的對立觀已逐步為傳統向現代「轉化」之說所取代，傳統女性世界、閩秀傳統的複雜性，也已漸為女性史研究者發掘和證明，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延續與斷裂，不只可由女性文學活動，

也可由新的生活方式表現出來。以《婦女雜誌》的文字為文本，胡曉真、許慧琦的論著，分別從女性文學觀察傳統藝文活動的內在變遷理路；從現代婚姻中的自由離婚觀念和實踐中，發現即使是西式制度引入的短暫時間內，也有國人的調整與適應問題。當東方碰到西方，不論列強闖入中國、日本或韓國，可能衍生的一是民族主義的興起中，女性是否被混同了？一是在文化層面上，東方與西方如何各自看待兩性？有無特殊性，有無共通性？須藤瑞代、池賢淑的文章中，從《婦女雜誌》之日本女性觀的變遷，思索東亞社會「同為女人」的意涵；從比較中、韓婦女雜誌介紹的近代育兒法，說明在西方醫學觀念影響下，如何拋開傳統，塑造東方的「理想人」。從西方引進的，有的是抽象層次的觀念，有的是當下、具體實用又切身的態度和方法，張哲嘉的文章指出，1925至1931年《婦女雜誌》中「醫事衛生顧問」專欄的諸多訊息，為1920、30年代「抑中揚西」的西化醫學史提供了一些證明。姚毅以《婦女雜誌》的娼婦論述為中心，呂芳上以「節育」觀念的引入作引線的論著，都涉及到兩性的「生理身體」和「社會身體」、優生學，及「公」與「私」的對立、消長、交融等重要議題，恐怕不是一時的、一地的現象，而是可提供長期、世界的兩性關係共通的思考。

三

從事「啓蒙事業」的商務印書館，1897年到1949年間，自行發刊過二十六種期刊，其中半數發行時間超過十年，《婦女雜誌》是其中之一。作為商務四大雜誌（東方、教育、學生、婦女）之一的《婦女雜誌》，歷經20世紀1910年代的後半期、1920年代全期、1930年代的初始，出版背景顯示的是傳統遺產的繼承、束縛的解放，西方新思潮的大量汲取與萎縮等不同階段；閱讀大眾以城市階層為主，男性居多，不免成為「男性的叮嚀」園地。這樣，對當時商務「販售」的「婦女知識」，用今天女性主義的觀點來看待，恐是苛求。近史所的研討會本有十篇論文，其中游鑑明教授論文另行發表外，這一專號刊出的九篇研究論文，當然不

能概括《婦女雜誌》的所有文字和層面，甚至不能以偏概全的就論定《婦女雜誌》的歷史地位。《婦女雜誌》作為時代的見證，它不一定可以主導時代潮流，但一定可以看到它呼應時代潮流的一面；它言論內容不一定能全面擺脫傳統，卻一定可以看到它介紹西方新知的種種。本來期刊有期刊的個性、風格，有些想法、看法甚是簡單、實用、時髦，但卻淺薄，可能隨風即易；有些觀念、學理、主義，看似抽象單調，但涵義深遠，影響可及於數載甚至數十載。雜誌之「雜」在此，研究意義也在此。

呂芳上 謹誌

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